



徽麓書院 国学文库

主编 ◎ 朱汉民



中国礼文学史

(隋唐五代宋辽金卷)

Zhongguo Lixuexue Shi
Suifang Wudai Song Liao Jin Juan

陈戍国 陈冠梅 ◎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中國禮文學史

隋唐五代宋遼金卷

公国 陈冠梅 著

GUO GUO
LI WEN XUE SHI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图书馆
朱汉民 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中国礼文学史》著作系列第三卷，凡两章，以时代为经，以作者为纬，分别介绍论述了隋唐五代以及宋辽金礼文学的发展历程。其中唐、宋两朝是重点研究对象。各时期礼文学的大致面貌，以及礼文学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关系，都得到了比较全面的阐发，虽以儒礼为主，亦不忘佛、道两教。

依照礼制礼义的本来面目和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解说隋唐五代宋辽金礼文学史，是本书始终坚持的原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礼文学史(隋唐五代宋辽金卷)/陈戍国, 陈冠梅著.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667 - 0768 - 0

I. ①中… II. ①陈… ②陈… III. 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隋唐时代 ②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五代十国时期 ③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辽宋金时代 IV. ①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9162 号

中国礼文学史 (隋唐五代宋辽金卷)

ZHONGGUO LIWENXUESHI (SUITANG WUDAI SONGLIAOJIN JUAN)

作 者: 陈戍国 陈冠梅 著

责任编辑: 肖立生 责任印制: 陈 燕

印 装: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 开 印张: 34.25 字数: 672 千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7 - 0768 - 0/I · 85

定 价: 98.00 元

出 版 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 - 88822559(发行部), 88821594(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 - 88649312(发行部), 888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xsls@hnu.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发行部联系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 任：许又声
副 主 任：李友志
成 员：李湘舟 王柯敏 吕焕斌
 周发源 刘克利
办公室主任：邓清柯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编委会

学 术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名)：

汤一介 张岂之 李学勤 杜维明
饶宗颐 袁行霈

主 编：朱汉民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卜宪群	王子今	王继平	张怀承
吕锡琛	刘海峰	朱汉民	李 零
李存山	肖永明	陈 来	陈 致
姜广辉	洪修平	莫砺锋	郭齐勇
黄俊杰	黄朴民	葛兆光	廖可斌

办公室主任：李 兵

目 次

第一章 隋唐五代礼文学·····	(1)
第一节 统一中国之后的隋朝礼文学·····	(1)
第二节 初唐礼文学 (一) ·····	(11)
第三节 初唐礼文学 (二) ·····	(19)
第四节 初唐礼文学 (三) ·····	(27)
第五节 盛唐礼文学 (一) ·····	(38)
第六节 盛唐礼文学 (二) ·····	(47)
第七节 盛唐礼文学 (三) ·····	(56)
第八节 盛唐礼文学 (四) ·····	(65)
第九节 盛唐中唐交接时期文人的礼文学创作 (一) ·····	(77)
第十节 盛唐中唐交接时期文人的礼文学创作 (二) ·····	(87)
第十一节 盛唐中唐交接时期文人的礼文学创作 (三) ·····	(95)
第十二节 中唐礼文学 (一) ·····	(104)
第十三节 中唐礼文学 (二) ·····	(113)
第十四节 中唐礼文学 (三) ·····	(123)
第十五节 中唐礼文学 (四) ·····	(131)
第十六节 中唐晚唐交接时期文人的礼文学·····	(140)
第十七节 晚唐礼文学 (一) ·····	(157)
第十八节 晚唐礼文学 (二) ·····	(165)
第十九节 李唐道教礼文学·····	(175)
第二十节 李唐佛教礼文学·····	(187)
第二十一节 五代十国礼文学·····	(198)
第二章 赵宋以及辽、金礼文学·····	(211)
第一节 赵宋初期礼文学·····	(214)
第二节 夏竦、范仲淹、石介、梅尧臣、苏舜钦诸人的礼文学创作 ·····	(228)

第三节	宋祁、文彦博、苏颂的礼文学创作·····	(241)
第四节	欧阳修的礼文学创作·····	(252)
第五节	苏洵、苏辙父子的礼文学创作·····	(260)
第六节	李觏、司马光、刘敞、刘攽的礼文学创作·····	(270)
第七节	邵雍、张载、周敦颐、程氏兄弟的礼文学创作·····	(291)
第八节	曾巩及其礼文学创作·····	(302)
第九节	王安石及其礼文学创作·····	(310)
第十节	苏轼及其礼文学创作·····	(318)
第十一节	黄庭坚、张耒、周邦彦、朱敦儒、李清照的礼文学创作 ·····	(335)
第十二节	吕本中、陈与义、张元幹、胡铨与岳飞的礼文学创作 ·····	(350)
第十三节	陆游的礼文学创作·····	(364)
第十四节	范成大、周必大的礼文学创作·····	(376)
第十五节	杨万里的礼文学创作·····	(392)
第十六节	项安世、张孝祥、辛弃疾的礼文学创作·····	(403)
第十七节	朱熹的礼文学创作·····	(420)
第十八节	张栻、杨简、陈亮的礼文学创作·····	(433)
第十九节	叶适、姜夔、真德秀的礼文学创作·····	(448)
第二十节	魏了翁、刘克庄、文天祥的礼文学创作·····	(465)
第二十一节	赵宋佛门礼文学·····	(486)
第二十二节	赵宋道教礼文学·····	(495)
第二十三节	契丹辽朝的礼文学·····	(507)
第二十四节	女真金朝的礼文学（一）·····	(515)
第二十五节	女真金朝的礼文学（二）·····	(524)
主要参考文献·····		(535)
后 记·····		(539)

第一章 隋唐五代礼文学

开皇九年（589），北朝之隋统一中国，结束了东汉建安以后几乎长达四百年（公元196年至公元589年）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应该说，隋朝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不容抹杀的，可惜大业十四年（618）隋朝被推翻。从开皇九年到大业十四年只有二十九年（公元589年—公元618年），成就毕竟有限。我们对隋朝礼文学的叙述和赞许不可能占用过多的篇幅，所以就采取权宜之计，把它附着在唐代礼文学所在的这一章之前而合并了。这和本书前头对秦朝礼文学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紧接隋后的重要朝代。其国威军威之盛强，在当时国际无与伦比。史学家常将唐与汉并称，所谓汉唐盛世。文学繁荣是盛世的产物。在先秦直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深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唐代文学，根深叶茂。作家作品好比璀璨的星空，光辉夺目。论者习惯于赞扬唐朝之为诗国，唐代古文运动成就之巨，唐代传奇的成果以及唐词的兴起。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唐代礼文学的成就蔚为壮观，这一方面的成就蕴藏在唐诗古文与传奇之中，只不过研究者在这一方面揭示不够得力而已。

二十世纪中国人研究唐代礼文学的条件已经不错了，而今又比二十世纪的条件优越。这首先是资料方面的丰富越过以往。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了复旦大学唐文献学者陈尚君辑校的《全唐文补编》三大册，厥功甚伟。其次是众多学者对唐代文学研究更加深入，特别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研究方面已经超越以往，可资借鉴。再其次是学界对唐代礼制礼典礼仪研究的成就，也已超过二十世纪之前。又，近年唐代考古也有进步，可资参考。为此唐代礼文学研究在已有的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有可能收获一些可观的成果。

第一节 统一中国之后的隋朝礼文学

统一中国之前的隋朝（即所谓北朝之隋）的礼文学，本书魏晋南北朝卷第二章第十四节已经说了个大概。本节要说的是开皇九年隋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之后至隋朝灭亡凡二十九年之间的礼文学。其大致内容如下：①开皇九年（589）以后隋文帝杨坚的称得上礼文学的作品；②隋炀帝的可以称得上礼文学的文章；③颜之推《颜氏家训》；④薛道衡的礼文学作品；⑤其他人（佛道二氏中人除外）的礼文学作品。

隋文帝杨坚

仁寿元年（601）春正月辛丑隋文帝颁布一诏，其全文如下：

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故投主殉节，自古称难，殒身王事，礼加二等。而代俗之徒，不达大义，至于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兴言念此，每深愍叹。且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止坟莹，独在其外？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①

今按：古代国家、地方家族设有坟莹墓域，违犯国法族规而死者不得入其地安葬。但是反过来说，死后被剥夺安葬于相应级别的墓域资格，则必然被视为受到惩罚。《左传》定公元年记载的荣驾鹅反对季孙沟绝昭公之墓入鲁先君墓地一事，可为证。如果不准为国战死沙场者入墓域，则有司置国法于何地？岂不令国人寒心？隋文帝杨坚此诏不足一百字（只有99字），说的是国家礼制，在情理方面颇为动人。这样的文章应该符合礼文学作品的标准。又，仁寿元年是隋文帝杨坚开皇九年统一全国之后第十二年。这一年正月的诏书只要可以视为礼文学，就可以列入统一中国之后的隋朝礼文学。

仁寿四年（604）七月丁未日，隋文帝有遗诏，下面是遗诏的摘录：

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天，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至此。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

①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帝纪·高祖下》，第4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严可均辑校之《全隋文》卷二，第342页，标题为“战亡者入墓域诏”。

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①

隋文帝坦言生老病死乃人生常见之事，本不足挂齿。临终犹以百姓为念，一国之君能这样想，也该难为他了。自己的丧事怎么办好呢？他留下话了：务从节俭，不要奔丧，既葬公除。这就给国家给下属减去诸多麻烦。“国家事大”，“欲安养百姓”，这两句话说得在理在礼。也有当时似乎在礼而实际不在理的，如所谓“家事”就只能在那个时候说说。也有昧于盲目自信，当时就说错了，而旁人只能姑妄听之的，如所谓“恶子孙”者固然恶，而所谓“好子孙”者，未必好、实在恶。^②但无论如何，当时在杨坚心目中，他自认为他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没有不对的，他是动了真感情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这份遗诏实有其感人之处，至少在当时是如此。

这里还应该说到：隋文帝杨坚做了天下之主以后，出于他名下的文章而又可以做礼文学作品看的，当然不是只有上文说到的两篇。他如《改元祠南郊版文》、《赐高丽王高汤玺书》、《搜扬贤哲诏》、《父存丧母不宜有练诏》、《下诏数蜀王秀罪》、《废皇太子勇为庶人诏》诸文，也可以视为礼文学作品。

下面录出的是见于《隋书·音乐志下》的一篇文章，据说是开皇十七年（597）诏，其著作权当非杨坚莫属：

昔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以后，享庙日不须设鼓吹，殿庭勿设乐悬。在庙内及诸祭，并依旧。其王公已下，祭私庙日，不得作音乐。^③

碰到同一天有哀事又有乐事怎么办呢？隋文帝诏令“享庙日不须设鼓吹”，“王公已下，祭私庙日，不得作音乐”。这里事关礼制很明白。无论改制还是依旧，都不能不考虑情理两个方面，改制是为了“用弘礼教”。此诏文章不算长，然而用典不算少，处处紧扣礼乐，如果说杨坚擅长礼文学，这是并无夸张的。

①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本纪，第52～5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版、严可均辑校之《全隋文》卷三，第349页。

② 关于杨坚所谓“好子孙”、“恶子孙”的评论，请参看拙著《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第一章第二节，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

③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音乐志下》第382页。严可均辑校之《全隋文》卷二，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第338页。

隋炀帝杨广

隋炀帝杨广不是一个好皇帝，这是史书的结论。然而此人生前曾经留下了一些称得上礼文学的作品，这也不必因人而讳言。譬如大业元年（605）正月戊申《遣使巡省方俗诏》，同年闰七月丙子《劝学诏》，大业二年（606）《立杨素碑诏》，大业三年（607）六月丁亥《别建高祖庙诏》，同年八月《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大业八年（612）《纪辽东二首》（杂言），以及撰写时间不十分清楚的《隋秦孝王诔》，撰写时间不详的《敕禁僧风抗礼》等，还是可供欣赏、聊博一灿的。

《隋书·炀帝纪》：“炀皇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也。”仁寿四年（604）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义宁二年（618）三月，“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① 据此可以推知杨广之出生当在北周武帝天和四年（陈宣帝太建元年），即公元569年。

以下是《隋秦孝王诔》的摘录：

皇隋启运，应天顺民。保兹七百，静彼四邻。利建宗子，藩屏懿亲。孝王惟允，俾侯于秦。爰自圣章，天性诚愿。色养丞丞，孝立名建；恭近于礼，耻辱斯远。嘉之弗忘，惧而无怨。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粹此棠棣，敦斯鸛鹄。仲称令弟，叔曰仁兄。猗欤我弟，好学无替……聪敏若神，友辩无滞。妙矣声律，明哉龟筮……天挺出群，英图命世。钦若孝玉，容止堂堂。振鹭将集，凤雏斯翔。人之领袖，国之辉光。辉光伊何？肃肃翼翼。义以处身，仁以经国……王赫斯振，将清江浹。图斯元帅，难全其备。唯我孝王，膺兹无愧。恭行天讨，受脤建旗。申威鄂渚，鞠旅江湄……金陵戡定，饮至京师……连绵药餌，岁去年来。秀而不实，祸极生灾。天胡不吊，木坏山颓。呜呼哀哉！至尊废朝而悼伤，皇后辍膳而摧痛。甚秦国之永辞，剧梁武之长送。昆弟哀哀而日嗟，僚友嗷嗷而悲恻，呜呼哀哉！……旌旄飘飘而从风，笳管酸嘶而响谷。服马顾而不能行，挽夫悲而不成曲。霜霰落兮山谷寒，木叶下兮丘壑残。风飏飏而吟树，泉幽咽而悲湍。离群之兽绝迹，孤飞之鸟悲酸……恻反哭于秋季，悲复归于故地……孝王与我体密情亲，孔怀之笃有逾常伦。昊天何酷，哀哉哲人！奈何吾弟，先我长沦……悲莫悲兮长别，痛莫痛兮终绝。因凄怆以写情，恻人琴而永诀，呜呼哀哉！^②

①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炀帝纪》，第59、60、93页。

② 中华书局1966年版《文苑英华》卷八百四十二，第4455、445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版、严可均辑校之《全隋文》卷六《隋秦孝王诔》，第391、392页。

今按：前文说《隋秦孝王诔》的写作时间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大致分明。原文有序，序文第一句说：“惟开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丁丑，上柱国秦孝王薨于仁寿宫。”这个时间是十分清楚的，然而杨广的诔文未必作于这同一天。但如果说该文作于开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秦孝王薨后，当然是不错的。秦孝王即杨俊，《隋书》本传说：“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开皇元年立为秦王。”^①高祖五男皆同母所生。杨广老二，与老大杨勇之间有夺太子位之争，与老三杨俊应可和平相处。杨俊死，杨广作诔致哀，应该是可信的。

现在来看上文的摘录。先要说明的是：上文摘录皆出自诔，没有序文。诔文第一层意思，说的是孝王的品性即为人（仁义礼情），备极赞美之意。以下为第二层意思，从各方面写孝王为国家做的贡献（功德）。摘录不全面，然而重要的功德已在其中。对隋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领军伐陈而统一全国。“图斯元帅，难全其备。唯我孝王，膺兹无愧。”得千军万马易，求元帅难。杨俊平生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是开皇八年（588）隋文帝派遣率军下江南攻打陈朝的三帅之一，为平定江南做出了贡献。杨广写杨俊的功德，主要写平陈之役中的作用，应该说抓住了重点。这样写，这样唱赞歌，因为他杨广是平陈三帅之首，称赞杨俊也就突出了杨广自己。以下为诔文第三层意思，主要表示对孝王之死的悲痛。全文痛呼“呜呼哀哉”者凡十三。“连绵药餌……木坏山颓”一段开始写孝王之病之死，此下每一段末了痛呼一句“呜呼哀哉”，凡七段，缠绵往复，悲痛欲绝，摧人心肝。读者从上文摘录的末了数句，应可领略诔文的基调。

我们反复读过杨广这篇诔文，认为该文可以当礼文学作品欣赏。杨广为人狡诈，有出奇的机谋，而才学平平。诔文抒发丧弟之痛，写到这个样子已属不易，难为他了；其中欲达而不畅通者多处，犯复者多处，不能不令读者遗憾。如果要评说诔文的质量，我们实在不必作太多的恭维。

下面要说的是杨广《劝学诏》，兹摘录于下：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闡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若有笃志好古，取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

^①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卷四十五，第1239页。

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①

今按：《隋书·炀帝纪上》收录了这篇《劝学诏》，颁发此诏的时间是大业元年（605）闰七月丙子日，标题是严铁桥先生辑录入《全隋文》的时候取用的。该诏主旨无疑是劝学，所以标题没有问题。由于句式和语气的变化，该文并非完全是平铺直叙而略具文学性。“尊师重道”，“敦奖名教”，自在当时礼义之内，所以将此文视为礼文学作品，应该是可以容许的。

《隋书·炀帝纪上》曰：大业三年（607）八月，炀帝北巡途中，突厥可汗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隋书·突厥传》记当时炀帝幸启民所居，大悦赋诗，有句云：“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辮擎臄肉，韦韝献酒杯。”^②这当然是当时礼典礼仪的实录。

颜之推

王利器先生为《颜氏家训集解》一书所作《叙录》写道：“自从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以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颜氏家训》是一部影响比较普遍而深远的作品。”《颜氏家训》避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讳，但不避隋炀帝杨广讳，书中多次承认隋朝统一中国的事实，言及入隋以后的事情，所以王利器先生推断“此书盖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他的考证与结论都是有道理的。

关于颜之推其人其书，《北齐书·文苑列传》本传说：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也……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传家业……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有文三十卷，撰《家训》二十篇，并行于世。^③

有学者据《颜氏家训》说的“年始九岁，便丁荼蓼”以及《梁书·颜协传》，推断颜黄门应生于北魏节闵帝元恭普泰元年（萧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

①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炀帝纪上》，第64～65页。严可均辑校之《全隋文》卷四，河北教育出版社1973年版，第364页。

②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炀帝纪上》，第70页，《隋书·突厥传》，第1875页。逯钦立先生辑校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666～2667页。

③ 中华书局1972年版《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列传·颜之推传》，第617、618页。

531年，可信。^①

颜之推的文学作品中，最有名者当属《观我生赋》。以其非入隋后作，姑置不论。《家训》既为入隋后作，而《家训》本身应与礼义礼仪礼制密切相关，不可不论。

现在流行的《家训》篇数与颜之推本传所说“《家训》二十篇”相符。除《勉学》《文章》《书证》《音辞》《杂艺》五篇外，殆皆可视作礼文学作品。兹举其中二三佳作略为分析之。

譬如第四篇《后娶》，说的是续弦引发的社会问题与如何对待前妻前夫之子。事关人伦，通篇属于礼文学作品应可肯定。下面是该文中的一段：

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疥癣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斗鬩之耻。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与前妇之兄，衣服饮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贵贱之隔，俗以为常。身没之后，辞讼盈公门，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傭，播扬先人之辞迹，暴露祖考之长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众矣！况夫妇之义晓夕移之，婢仆求容，助相说引，积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②

第十篇《名实》，说的是世上名不符实、沽名钓誉的丑事。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吾见世人，清名登而金贝入，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櫓也。虞子贱云：“诚于此者形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让卿，王莽辞政，当于尔时，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为骨寒毛竖也。近有大贵，以孝著声，前后居丧，哀毁逾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于苫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左右童竖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谓其居处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丧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③

作者是个有心人，他留心世事，所谓“吾见世人”，表明他下文所说的人和事，除了史书上记载的前朝人事，都是他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名实不符者，颜黄门所知者多了。他总结人生经验，切身体会是“巧伪不如拙诚”。他举见于史书记载的两个奸诈人物为例，着重说了“近有大贵，以孝著声”，而其实不可信的事，真让当时以及后世读者长了见闻。为了“表哭

① 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第471~472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王利器先生撰《颜氏家训集解》卷一，第47~48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颜氏家训集解》卷四，第282~283页。

泣之过”，竟然“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未免矫情太过。居然不惜“以一伪丧百诚”，真不足见其诚，不足见其智，亦不足见其贵了。“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这个“羞”与现在已经简化为“丑”的“醜”有无关系，可以考察。巧伪而得的所谓名誉，难道不“丑”吗？

第二十篇《终制》，与颜黄门之前已经不少的《终制》一样，都是说自己死后的事，为自己的丧事向后人（子孙）做个交代。作者一开头就说：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丧乱，其间与白刃为伍者，亦常数辈；幸承馀福，得至于今。古人云：“五十不为夭。”吾已六十馀，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①

如果只是这些话，自然不足为奇，因为前人早已这样说过。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丧事的安排不求备礼，“沐浴而已，不劳复魄”，不准后人“有加先妣”。当年他们安葬先妣，由于“家涂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臧内无砖”。因此，颜之推特意向儿女辈做了交代：

汝曹若违吾心，有加先妣，则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内典功德，随力所至，勿剝竭生资，使冻馁也。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②

今按：“七月半盂兰盆”，意思是七月十五日那天以盂兰斋供，让已经归天的亲人得到享受。王利器先生在注解中援引郝懿行的批评说：“颜氏以薄葬饬终，近于达矣；乃不遵周、孔所教，而笃信内典功德不忘，至于盂兰斋供，谆谆属望后人，可谓通人之蔽者也。”王利器先生认为颜氏之说“盖出释氏之教，孝子之心，不忍违教而忘亲……最足说明封建士大夫佞佛之心理”^③，此说甚是。

总而言之，《颜氏家训》大部分文章叙事生动，议论恳切，抒情真挚，可以当礼文学作品欣赏；只有极少量的文字拘于当时礼制与颜氏心情，不得已而表现了某种程度的虚伪，注家已经指出，无须赘言。既是家训，普遍而合乎情理的解释，以为总该对后人有益，但也不致让后代难堪，不知世人以为然否？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七，第533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七，第536～537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七，第541页。

薛道衡

下面要说的是薛道衡其人及其诗文。《隋书》卷五十七本传：“薛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人也……道衡六岁而孤，专精好学……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除尚书左外兵郎。陈使傅縡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生前曾得到隋文帝赏识。炀帝嗣位，上《高祖文皇帝颂》，引起杨广不悦。后来又因出言不慎而惹祸，大业三年（607）被宪司缢而杀之，“时年七十”^①。今推断薛玄卿之出生当在萧梁大同四年（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

薛道衡的礼文学作品，有《隋高祖文皇帝颂并序》《老氏碑》《祭淮文》《祭江文》等。薛玄卿又以诗名家，留传下来的诗不下于二十首，以其皆非礼文学，故不论。又，《祭淮文》固可归属礼文学作品，但文中开头说“元帅晋王”，中间说“伪陈蕞尔”、“妖贼叔宝”，则显然不能算是统一中国之后的隋朝的文章，故亦可不论。《祭江文》与《祭淮文》相类，两文皆作于杨广率大军向陈朝开战之时，这里都不说了。

《高祖文皇帝颂》，歌颂的对象很明白，以下是该文之序的摘录：

粤若高祖文皇帝，诞圣降灵则赤光照室，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著在图箴，彰乎仪表……万姓所以乐推，三灵于是改卜。坛场已备，犹弘五让之心；亿兆难违，方从四海之请。光临宝祚，展礼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陈四圭而飨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悬政教于魏阙，朝群后于明堂……爰命秩宗，刊定五礼；申敕大予，改正六乐。玉帛樽俎之仪，节文乃备；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术，垂神听览，早朝晏罢，废寝忘食，忧百姓之未安，惧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见一善事，喜彰于容旨；闻一愆犯，叹深于在予……

显然，文章大意在于歌颂高祖文皇帝的诞生与形象，赞扬隋文帝的礼典与德政，完全是一曲颂歌。其中既有神化，又把隋文帝写成活生生的有忧有惧、有喜有叹的人。

以下是该文“颂曰”之辞的摘录：

五运协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灵攸赞。圣德迥生，神谋独断。瘳恶彰善，夷凶静难……展礼上玄，飞烟太一。珪璧朝会，山川望秩……皇威远

^①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薛道衡传》，第1405～1413页。

慑，帝德遐畅。稽颡归诚，称臣内向……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礼教周被，书轨大同。复禹之迹，成舜之功。礼以安上，乐以移风……御辩遐逝，乘云上仙。哀缠率土，痛感穹玄。流泽万叶，用教百年……爰象不陈，乾坤将息。微臣作颂，用申罔极。^①

上文已指出：薛玄卿《隋高祖文皇帝颂并序》完全是一曲颂歌。其序完全是颂歌，其“颂曰”以下更是颂歌。“哀缠率土”两句，写对隋高祖驾崩的哀痛。全文多用典，其序基本为骈文，其颂与四言诗相类。就作者初衷而言，或许如标题所示，他是有意献上一曲颂歌。可是杨广从中看出《鱼藻》之义，必欲置之罪，终于将薛道衡置于死地。《隋书》本传说“天下冤之”，但不知薛玄卿死到临头是否终于悔悟？

薛道衡《老氏碑》算不算礼文学作品？我们以为可以算。这样说根据当然在于作品实际。读者自去读作品好了。

其他

上文所论列者外，统一中国之后的隋朝还有没有谁贡献了礼文学作品呢？答案是肯定的。譬如牛弘《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牛弘等人奉诏作的郊庙歌辞，何妥《定乐舞表》，虞世基《元德太子哀册文》，柳昂《上文帝劝学行礼表》，常得志《兄弟论并序》，皇甫毗《玉泉寺碑》等，还有释道二氏中若干明白人留下的有文学性的与礼颇有关系的作品。

下面是牛弘《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的全璧：

恭己端万寓，宸居御八埏。作贡菁茅集，来朝圭黻连。司仪三揖盛，掌礼九宾虔。重栏映如璧，复殿绕非烟。^②

此诗写礼典礼仪是很明白的。但有一点不明白，以牛弘的身份地位，贵则贵矣，还谈不上“恭己端万寓，宸居御八埏”。“作贡”“来朝”者谁人？“受朝”者谁人？“奉和”者该居何身份地位？凡此诸端，不可不加思虑。“菁茅”为上古朝贡之物，早见于《禹贡》。“九宾”云云，应为当时大典。重栏复殿，这里应是京师所在。此诗气派恢宏，礼典隆重，读者应已领略一二。

^① 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薛道衡传》，第1409～1410页，第1412～141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严可均辑校之《全隋文》卷十九，第510～512页。

^② 中华书局1962年版《初学记》卷十四，第347页，“御八埏”，御作馭。中华书局1966年版《文苑英华》卷一七五，第849页。“端万寓”端作临，“圭黻”作圭幣，“三揖”作“三接”。逯钦立先生辑校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91页。

总之，作为一个有实力结束数百年分裂局面，以泱泱大国面貌屹立于世界的王朝，隋朝君臣笔下的礼文学作品有雄浑壮观者，可惜不够多。而唐人礼文学作品中的诗文，真如长江大河，那气象自然壮阔多了。

第二节 初唐礼文学（一）

明初高棅编辑《唐诗品汇》，治唐诗始倡四分法，他说：“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也采用四分法，傅先生为该书写《自序》说：

本书分初盛唐卷、中唐卷、晚唐卷、五代卷。初唐由于材料相对来说不太多，故与盛唐合为一卷。盛唐与中唐，中唐与晚唐，年代如何划分，目前还有不同说法。我们则大致结合历史与文学的情况加以划分。安史之乱起，肃宗、代宗时，李白、杜甫虽还在人世，但总不能说这时的社会还处于盛世。因此，我们将初盛唐卷的下限放在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安禄山起兵时……中唐卷的下限在敬宗宝历二年（826），晚唐卷则始于文宗大和元年（827）……^①

仅仅因为材料不够，《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才把初唐“与盛唐合为一卷”。我们的《中国礼文学史》有关唐代礼文学部分既然不必为材料的缺少发愁，因而不将初唐与盛唐合为一卷，所以初唐还是初唐，盛唐还是盛唐；只是初唐不仅仅局限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而止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凡廿九年。贞观四年（630），其时破突厥，擒颉利，西北诸蕃咸请李世民称天可汗。贞观二十年，唐军击破薛延陀，诸蕃又请称可汗。此时，充分的事实证明李唐王朝已经显示出盛唐气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振兴强大，只要不发生瞎折腾，付出二三十年的勤劳奋斗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由于年代久远，作品的系年断代殊为不易，所以对材料的取舍必须特别小心谨慎。这就是我们的前文特别提到那些为考证唐代诗文创作时间做出了贡献的学者的原因。

本节要说的是初唐礼文学。先说初唐最高统治者李渊李世民父子两人的礼文学作品。

^① 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自序》。